



# 文博角度看香港

單霽翔



●2016年，單霽翔在伊利沙伯體育館出席康文署舉辦的「故宮的世界 世界的故宮」講座時分享故宮博物院在修繕建築和保存文物上的經驗。資料照片

經過緊張高效的推進，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選址在西九文化區西部臨海區域，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贈35億港元，資助館舍建設。2016年12月23日，在故宮博物院報告廳，時任香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女士作為西九管理局董事局主席，我代表故宮博物院，雙方簽署《故宮博物院與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就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合作備忘錄》，正式啟動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項目。

故宮博物院與香港雖相隔千里，但是有着很深的文化淵源。早在20世紀五十年代初，就有包括《中秋帖》《伯遠帖》等重要文物經香港回歸故宮博物院。很多故宮博物院的文物藏品都有着香港的印記。1999年，故宮博物院啟動了建福宮花園復建工程。陳啟宗先生創建的香港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為建福宮花園復建工程提供了全額經費的捐款；許榮茂先生慷慨出資1.3億元人民幣，助《絲路山水地圖》「回家」；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慷慨捐贈35億港元，資助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館舍建設……

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籌建之前，故宮博物院幾乎每年都有不同主題的文物展覽在香港各大博物館展出。從宮廷文化到皇家生活，從書法繪畫到傢具器物，從清宮服飾到外國文物，香港市民得以從不同角度了解中國歷史和中華傳統文化，展覽均獲得強烈反響。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建設，無疑是香港文化事業發展的一件大事，既可以使故宮博物院得以踐行中華文化傳承的長遠承諾，也可以使香港博物館界增加一份文化自信，還可以為香港吸引更多海內外博物館愛好者，提升香港成為擁有國際重量級博物館的文化之都。在香港各界的大力支持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於2022年7月3日正式投用。如今，來自全球各地的觀眾不但能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看到難得一見的故宮文物藏品，還能聽到著名文物專家的講座。「數字故宮」更能讓觀眾實現「身在宮外，心在宮內」的感覺，在這裏還能把故宮文化創意產品帶回家。青年學生更有機會參與故宮知識課堂活動，學到更多傳統文化知識。通過教育及推廣活動，包括為青少年提供交流和實習，以加強對歷史、文化和藝術的認識，更加深入地了解故宮文化，讓香港與內地的文化血脈更加相融。

未來，我祝福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成為一座有溫度、令人震撼、不虛此行的博物館。讓中華傳統文化更好地走進700多萬香港同胞、8,600多萬大灣區居民和世界各國民眾的生活中，讓中華文化與世界文化之間增添一條文化橋樑和紐帶，使「東方之珠」更添魅力。

同時，香港背靠擁有五千年燦爛文明的祖國，在文化資源的獲取上可謂近水樓台，再加上各方面的強大合力與積極推進，相信未來香港的文化建設和文化遺產保護必然呈現蓬勃發展的景象。

(作者為故宮博物院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文物學會專家委員會主任)

# 風間悠記

楊紅蘇

## 初冬隨筆

陽光像是去核的糖水黃桃  
全身流淌着金黃的蜜汁  
銀杏樹的葉子一天天燃燒  
幾乎把所有的心路都燃燒了一遍  
麻雀們在田間地頭巡視着  
谷穗的軌跡  
如同追尋逃離的光陰  
而秋的暮年是一樹紅紅的山楂果  
酸酸甜甜的，像人生  
而風，是哲人  
經常路過怕冷的肉身

這時  
它悄悄地來了  
面對着結束  
也背向另一種開始

## 白晝的麻雀

一滴墨  
在白晝的宣紙上悄悄暈開  
以輕柔而遙遠的呼吸  
成為風景裏唯一的動態

像搖搖欲墜的落葉  
懸掛在日子的枝頭  
它不語，卻說盡了流年

在鋼鐵的海洋裏獨自飄搖  
偶爾會在窗台的邊緣  
尋找着失去的聯繫和溫暖

悄悄地  
在時光的裂縫裏練習生存和飛翔  
並保留了天真

(作者為河南省作家協會會員)

# 時代詩行

## 一方水土



## 一條江

曲靜

臨江而居。俯瞰，一條白亮亮的水在陽光下熠熠——那是松花江，僅次於長江黃河位列第三的著名大江，就這麼伏臥在側。

江風潤窗。夜夜枕波。親近着親近着，把這一道白練當作地久天長的依傍，天然地癡纏，癡纏得天然。

江水萬古流，穿透歲月，一路跋涉的溝溝壑壑。

於東北民族，松花江的哺育厚綿綿、情深意長。這條從長白山一路跌宕翻騰的大江，犁過雪原凍土、荒甸叢山、密林草地，見證王朝更迭，時移事遷，將東北黑土地的文明一路播撒，將東北人的品性點點塑成——侃快爽氣、不拖泥帶水，豪氣干雲、頂天立地、勇於承擔，聊着聊着就把心交付了，撞了南牆也無悔，主打一個熱情、熱心，一不留神還讓人不知所措。一關刹車沒踩住，過了。呵呵。

折射着世道人心，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廣為人知的，是這條江與一首歌聯在一起，《松花江上》。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末，張寒暄所作。「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裏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旋律淒涼蒼涼，將亡國之恨別鄉之苦——道出，道出時代悲歌、歷史傷痛，一腔不甘屈辱，兩手空拳在握。是對民族創傷的歌哭，是對一段記憶的深深鐫刻。歌聲將松花江廣泛地種植在國人心裏，不止是對那一時空下東北抗日眾生的了解，對東北地域和東北物產的認知，還深刻地影響着近

百年來人們對於松花江、松花江流域所生發的種種設想、聯想和遐想。

松花江哦，你注定承載着太多太多。關於歷史的，人文的，政治的，經濟的。

如今，郵政大樓上的大鐘整點報時，正午時分，12記鐘聲之後，一段耳熟能詳的《松花江上》適時響起，電子樂的設定，單薄跳躍的音符，消彌了宏大敘事，繁在耳畔的除了悠揚，還有輕靈。一如再聽《義勇軍進行曲》不再同仇敵愾一樣，歷經歲月淬煉，一首曲子完成了時代的託付，又攜帶着曾經的密碼涓涓地撫慰盛世下的人心。

●高潔《江城冬日》

拍遍欄杆，還是抑不住遙想。

這江流，曾多麼野性難馴，放排人九死一生過澗擔擔，牧放一根根原木出林出山，來到吉林城下，在冰封的江面壘起一個個特有的「水院子」——冰上客棧，將木排拆解後的木頭堆成倉，待價而沽。

因山高林森，除原木，毛皮藥材也奇貨可居，使這一城這一處成為關東老客喜見的物品集散地。攤在袖子裏手悄搭一起，指頭捏成數目字你來我往計價還價，成交後一拍兩散。

還有夕陽西下，紅霞映山水，一葉扁舟上頂笠老翁鰲頭佇立，鶉鳥幾隻在側，另有幾隻飛升起落，有魚出水，發出潑喇喇的響響，水花四濺。水氣氳氳下的夜色漸濃郁。

作為古戰場，兵家必爭之地，這裏也曾鼓號齊鳴，箭矢如雨，刀槍相抵鏘然有聲，廝殺拚搶搏命一擊。王旗獵獵，殘陽如血。

康熙一首《松花江放船歌》以帝王視角將大閩兵定格：松花江，江水平，夜來雨過春濤生，浪花疊疊錦繡明……

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亂」後，志在必得的康熙帝着手平定東北邊疆沙俄屢屢滋擾，告知吉林將軍要「省視烏拉」。次年春起程，入山海關，抵盛京，進興京，歷40天，一行浩浩蕩蕩行抵吉林城。他冒雨登舟檢閱了70里江面上的吉林水師艦隊，感慨於「連橋接艦」「貔貅健甲」旌旗如火的軍容聲威，為之後的雅克薩之戰厲兵秣馬，為抵禦外侵霸氣應對。疆域落槌，《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中國和近現代歐美國家簽訂的第一個條約，從法律上劃定了以額爾古納河、格爾畢齊河和外興安嶺為界，整個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流域(包括庫頁島)都是中國的領土。

絕對大陣仗大手筆大運作。再望江，「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之感立生。

當然，近江並不意味視野裏只有目力所及的這一截江段。大江中的「中國第三」，跨越黑吉兩省，水域漫長遼闊，資源豐富，經濟價值不可估量。單單一個「母親河」的稱謂，不能涵蓋她對這一塊土地和土地上的子民的重要，於我們而言，她是命脈，是魂，是神跡。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吉林市作協副主席。曾獲吉林文學獎。)

# 我記憶中的香港文化

張欣



伴隨着香港的黃金時代一路走來，令我感悟最深的是所謂的「無厘頭」。我看電影《功夫》笑得差不多要昏過去，突然就理解了他們的娛樂業為什麼以搞笑為主，或將此推到極致，因為人活着真是太艱難了，無論窮人富人都有數不清的煩惱，都有解決不了的課題，所以誰在工作之餘還想聽講座、受教育啊。

他們就是要活快活。

想一想我們今天的頂流詞匯「鬆弛感」，以及蔚然成風的脫口秀節目，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標不就是快樂生活、遠離抑鬱，儘管方式不同，但不就是香港文化的曾經嗎？

也許有人會說：「在這個娛樂至死的消費時代，我們就不能堅持一種有意義的生活嗎？」當然可以，並且值得讚許。但是消極進取的人生態度也是可以理解的，輕歡和淺淺的快樂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對不對？

所以我給這個欄目取名「活快活」。若干年前，我曾和一個編劇受邀寫一套喜劇短劇，當時取了這個名字，後來因為各種原因，劇本沒通過，便剩下這個名字，也算是多年前打出去的子彈重中靶心，碰巧用在這裏與大家聊聊閒話。

(作者為廣州市作家協會名譽主席)

(作者為廣州市作家協會名譽主席)



●作者張欣

說到香港文化對我們的影響，最早是改革開放之初那聲立於高樓上一排排的魚骨天線，因為想收到香港電視，喜歡看他們搞笑的節目和電視劇；有許多藝人和明星耀耀奪目，哪怕是教做菜的節目也感覺很好看，總之就是五光十色。後來可以辦港澳通行證過去玩了，隔三岔五就要去一趟香港，重點行程當然是逛街、購物。在中環的置地廣場偶遇過好幾次鍾楚紅、莫文蔚，近身走過，她們平實優雅，店員見了她們也不會大驚失色，都是見過世面的樣子。除了吃和買，去海洋公園、上太平山，後來都走得熟門熟路。到香港最重要的一個例牌活動，就是看電影，看很多內地看不到的電影，有時候一看就是兩三場，出了影院也習慣在報刊亭買些雜誌回廣州慢慢看。

但是最顛覆我思維方式的是，香港人一以貫之、大張旗鼓的愛錢搞錢的理念神聖不可侵犯。那時候我看港產電影《富貴逼人》《富貴再三逼人》幾乎不可思議，就這，這是文藝作品的主題嗎？還有《金雞》三部不是三觀碎一地的問題，而是世界觀的動搖和改變。

多少年過去了，經過改革開放的四十年，直到今天我不得不承認，香港當年所展現的就是世界本真的樣子，直面人性是一個作家的基本立場。